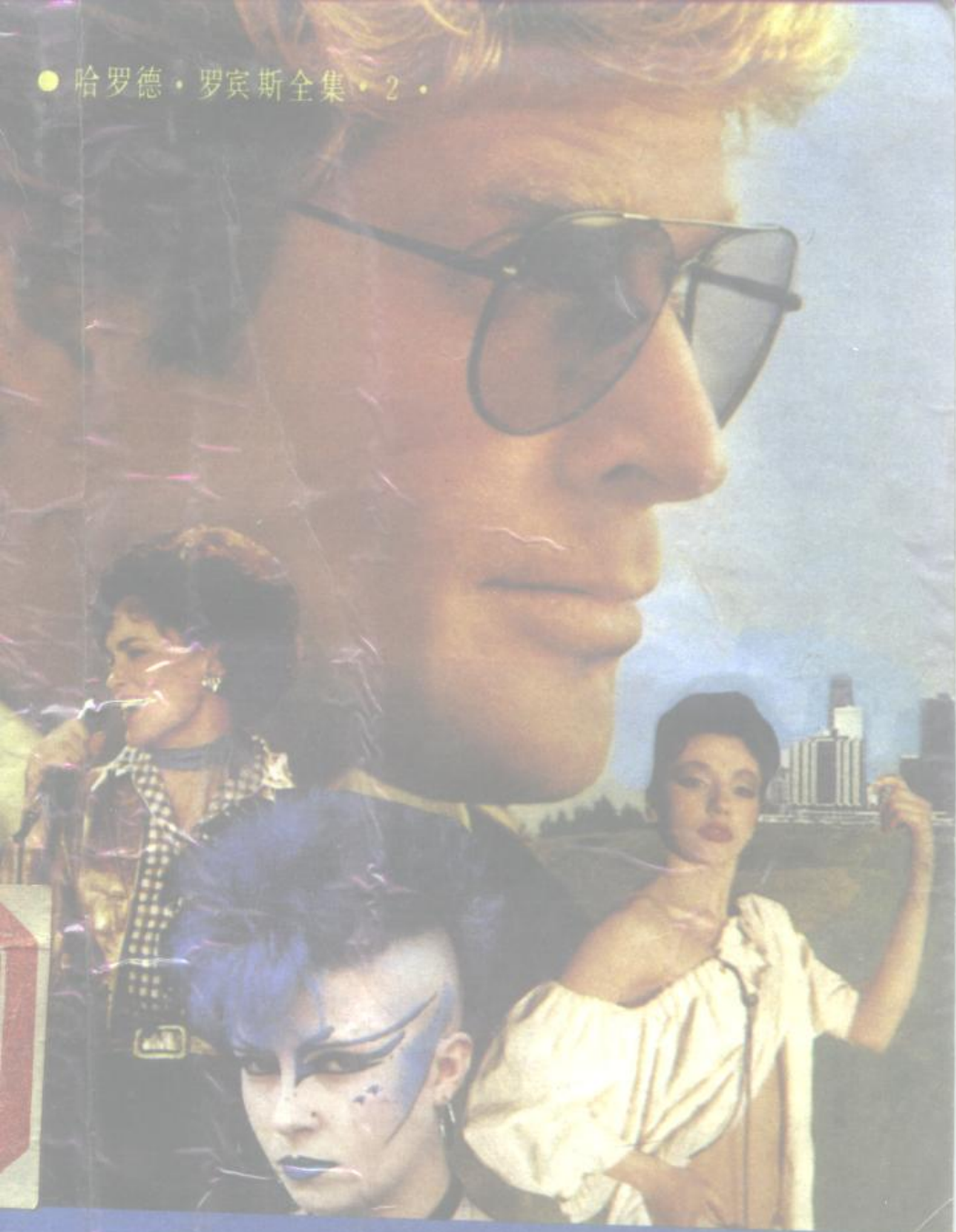


● 哈罗德·罗宾斯全集 · 2 ·



影视强者和他的情人

哈罗德·罗宾斯全集·2·

影视强者与他的情人

〔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刘发丁 张 珍 译

春秋出版社

1988年·北京

影视强者与他们的情人

〔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刘发丁 张珍 译

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密云双井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3.375印张 288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00册

ISBN 7-5069-093-9/I·24

定价 3.00元

DK74/20

谁是影视逐鹿者？

他们是新型征服者，是扶摇青云的冒险家。他们组成了当今世界最年轻又最富有的王国——美国通讯工业。

这是关于那些男女权欲狂的故事。他们抛弃所拥有的一切，谋取所能得到的一切，出卖他们珍视的一切，沿着摇摇晃晃的阶梯爬上了那迷人王国的顶峰。

目 录

去年春天的一天上午	(1)
第一卷 斯蒂文·冈特	(14)
纽约 (1955—1960年)	(14)
第二卷 萨姆·本杰明	(115)
纽约 (1955—1960年)	(115)
去年春天的一天下午	(204)
第三卷 萨姆·本杰明	(239)
好莱坞 (1960—1965年)	(239)
第四卷 斯蒂文·冈特	(311)
好莱坞 (1960—1965年)	(311)
去年春天的一个晚上	(415)

去年春天的一天上午

我正在喝第三杯咖啡，电话铃响了。我心想，让它响吧，这个电话我等了三年了，难道还不能让它等我三十秒钟吗？

我又斟上咖啡，向外看了看太阳出山了没有，看了看和我同住在这座山上，下面那所房子里金发女郎的窗户，又看了看斯特利普路上的来往车辆。

太阳还没出山，金发女郎还在睡觉，她的窗帘还没拉开，斯特利普路上只有一辆警车在孤零零地爬行。看完这些，我才把电话拿了起来。

“萨姆，早上好！”我说。

一阵沉默。我在话筒里可以听到他那粗重的呼吸声。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说：“这可是个晚起的城市，除了你以外，这里是没有人在十点钟以前起床的。”

“我睡不着。”他咕哝道。“我昨儿晚上刚到这里，还不清楚这边的习惯，仍按纽约的时间作息。”

“这我知道。”

“你在干什么呢？”他问。

“坐着，喝咖啡。”

“来跟我一块儿吃早饭怎么样？”

“萨姆，你知道，我是从来都不吃早饭的。”

“我也不吃，这你也是知道的。可我睡不着，想跟你聊聊。”

“我现在不是在电话上听着嘛？你聊吧。”

“我在电话上讲话讲了半辈子，这回我想和你当面谈一谈。”他停顿了一下，我又听到了他那粗重的吐气声。“我跟你谈，到这里来，咱们开车去一些地方走走。我甚至准备冒险坐你那辆新车。就是你每小时开到二百二十迈我也认了。”

“你干嘛不自己开车出去呢？”

“有这么两个原因：第一，加利福尼亚的司机开车不要命，我害怕他们。第二，我想见见你。”

我犹豫了一会儿。“那么，好吧，我开车到饭店来接你。”

他说：“我还要往纽约挂个电话，请在十五分钟以后来。”

我放下电话，上楼向卧室走去。我轻轻地推开门，进了卧室，窗户被窗帘严严实实地挡着，在昏暗的光线下，我想到“东方女郎”还在睡觉，她俯卧在被单上，两手伸过头部，仿佛她正要从高台上跳水似的。她的长发犹如一条毛毯，覆盖着她的背部。

我走近床前，低头看着她。她趴在那里一动不动，几乎听不到她在呼吸。我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她那象牙般洁白的身体。她紧紧地贴在床垫上，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热量传到了我的手指上。

她头也没回，嘴捂在枕头上说：“斯蒂文，你在干什么？你一碰我，我就受不了了。”

我把手收回来，进了浴室。十五分钟后，我从浴室里走出来时，她正坐在床上。

“你怎么穿好衣服了？这太不应该了，我还一直在等着你呢。”她失望地说。

“对不起，东方姑娘，我有事要出去。”我回答道。

“可以晚一会儿再去嘛，”她说，“先到床上来，咱们痛快一番。”

我没理她，穿过房间，从衣橱里拿出一件羊毛衫，套在身上。

她又说：“在东方有句老话说‘以男欢女爱’开始的一天，一定是美好的一天。”

我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这还是第一次你对我要求说‘不’字。”

“没有不散的宴席嘛，我的东方姑娘。”

“别再叫我什么东方姑娘，我有名有姓，这你也是知道的。”

我看到她的脸上出现一丝刚才还没有的怒容。“别生气，东方姑娘，”我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告诉我的什么‘玛丽·安波尔盖特’之类的名字吗？”

“可那正是的我名字呀。”

“可能吧。但在我想来，你就象东方姑娘。”

她把被单拉起来，盖住自己的身子说：“我该走了。”
我没说话。

“你要走多长时间？”她问。

“说不来，可能一两个小时吧。”

“等你回来，我可就走了。”

我看着她。“你有买早饭面包的钱吗？”

“你甭管。”

我点了点头。“那么，再见了。我会想念你的。”说完，我带上房门，走下楼去。

外面，太阳已爬上了山顶，耀眼的阳光晃得我直眨眼。我用手遮挡着阳光，转到房后，进了车房。

我的伊索牌轿车象卡蒂尔窗户上的一颗黑色珍珠一样反射着阳光。安波尔盖特的大众牌车停放在我的车房，相比之下，她的车就象一只可笑的臭虫，它确实太小了。这使我由内心升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每当我看到这种车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这是女佣们用的车，她们开着这样的劣等车，为了生计而来往奔波。有时，当富人们开着象林肯大陆一类的高级车出游以后，她们就把车停放在人家的车房里。但这种充阔的时候长久不了，车房的主人总是要回来工作的。今天早上就正是这种情况。

我返身进屋，找出一块橡皮膏，把两张一百美元的票子粘到那辆大众牌车的仪表盘上，这样就不致于让她发现不了了。半个小时以后，我的车停在了那家饭店的门前，可萨姆还没下楼呢。

我坐在车里暗骂自己是个地道的傻瓜。要听了东方姑娘的话就好了，我白白丢掉了一次令人消魂的机会。

又过了十五分钟，萨姆才出来。门口的服务员为他拉开车门，他气喘吁吁地钻了进来。门“呼”地一声被关上了，

我们互相一言不发地对视了一会儿，他斜过身来，吻了吻我的脸，说：“我一直在惦着你。”

我把车发动起来，上了路，一直没言语。在日落街遇上红灯，我把车停了下来才说：“我还以为你不当一回事呢。”

我说这话并非十分认真，可萨姆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也知道，我心里很不好受。可我的所作所为也是出于无奈呀。”

绿灯亮了，我向圣莫尼克街开去。我说：“算了，都是三年前的事了。现在你要去哪儿呢？有特定目标吗？”

他耸了耸肩说：“随你吧，反正这是你的城市。”

我继续向前开去。

“我想，你一定正在琢磨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你吧？”他接着说。

我没吭声。

“我觉得我欠你的情。”

我马上说：“你什么也不欠我的，我在辛克莱公司和你那儿都有股份。”

“你用不着告诉我你有的是钱，这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事情。可金钱也并非万能啊。”

我转脸看着他，笑了笑说：“现在你也说这个话了？那你以前怎么那么干呢？”

萨姆的黑眼睛在那副精心擦拭过的黑框眼镜后面闪闪发亮。“当时的压力太大，恐怕我都不择手段了。”

我苦笑着说，“那就搞到我的头上了！毫无戒备，相信一切，可真是理想的开刀对象啊。”

“那么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那句话吗？我说过，总有

一天，你会感激我的。”

我双唇紧闭，眼睛盯着路面，心想，我是应该感谢他，但错就错在那一切都不是我所需要的。

“有一首古老的歌曲，歌名是：《你总伤你爱人的心》，你知道这首歌吗？”他又问。

“别唱什么歌了，一大早唱歌为时过早了。”

“不错，”他认真地说。“在所有的人当中，我想你应该是最懂这首歌的。”

“好吧，有你教导我，我现在懂了。”

他突然恼怒起来。“不，你不懂，你根本不懂！是我帮你发了财的，你别忘了这一点。”

“别激动，萨姆，”我毫无表情地说，“你刚对我说过，金钱不是万能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给我一支烟。”

“怎么了，你不是不会抽烟吗？”我嘲讽他。“再说，你这样的花招我可见多了，大约不下一千次吧。”

他明白我说的是什麼。“我说了，我要一支烟。”

我“啪”地一下，把变速箱后面两个座位间的小柜子打开，说：“自己拿。”

他笨拙地点燃香烟的时候，他的手指在发抖。我们开始沿着弯曲的路，经过威尔罗格斯坟场，向海滨路驶去。

我把车在海滨路上调过头，向北开时，太阳已高高地升上了天空。他正要把烟蒂扔到车窗外时，我用手指指烟灰盒，制止了他。

“一定是见鬼了，一百多天了，这个国家没下过雨，一切都干燥的要自然，可要下起雨来，又泛滥成灾，把什么都

给冲毁。”

我微笑着说：“总不能万事如意啊！你要我开多远？”

“停下吧，我要活动活动腿脚。”

我把车横过马路，开进停车场。我们下了车，走到崖边，俯视着海滨。

脚下，白沙绿水，波光鳞鳞。长长的波浪翻卷着白色的浪花由远而近。冲浪者们都上岸了。他们围坐在海滩上的小火堆旁，有的人的运动衣还湿淋淋的，还有一些姑娘也在那里。但那些冲浪者们并不看她们，而是用眼睛盯着水面，测算着浪潮涌退的时间。

萨姆说：“不象话，这些毛孩子在这么冷的天气还要游泳。”

我一边笑一边用双手挡着风打火点烟。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他，火灭了。

“你知道我多大了吗？”

“当然知道，六十二岁。”

“不，我六十七了。”他盯着我说：

“好吧，那你就是六十七了。”

“在老早以前，我对我的年龄说了假话。实际上，当时我就很老了，我瞒了五岁。”

我耸耸肩，说：“现在又有什么不同呢？”

“我越来越不中用了。”

“如果你自己不说，别人是不会觉察到的。”

“我的心觉察到了。”

我看着他。

“我不能象以前那样跑步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收敛一下你的性生活吧。”

他笑着说：“那种事我早不干了，甚至连想都不想。我常头晕。”

“别自寻烦恼了。假如你是想告诉我你快要死了的话，我可从来就没想过你会长生不老。”

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话音里含着惊讶：“我可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

我点燃了香烟，把头扭到一边。冲浪者们正在试冲，我可以听到顺风传来的他们的说话声。

“斯蒂文，我是在自我暴露，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实情。”

“为什么让我呢？”

“就象我背叛朋友时选择了你一样。但这儿的位置完全颠倒了。我对你无可奈何，你却可以伤我的心。”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想让你回来。”

“不，”我的答复在微风中回荡。“我决不回来。”

他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你一定要听我说完，听听我要说的话。”

我没言语。

“我从公司的股份中，即从帕朝玛厂得到三百二十万美元。”

“那你就拿上钱走呗。”我说。

“要能走，我早走了。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们要可靠的担保人，我没有。他们说他们可以接受你来代替我。”

“你一定得回来，”他认真地说，“你知道前几年我是

怎么过来的。可你却在那山头上寻欢作乐。”

“我熬了三年，没一桩顺心的事。我尝试的一切都失败了，眼前的一切都成了泡影。后来，我时来运转，赚了一大笔钱，人们都说萨姆·本杰明得到了他的报酬。”

但是，你我都清楚，那桩买卖是你为我安排的，我能把它干完的唯一原因就是我只那笔交易还有存款，那不是对我的报酬，是对你的。我心里有数，这种买卖我不能再干下去了，不然，我就要彻底完蛋。”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口香糖，剥去包装纸，扔到嘴里一块，然后向我递了过来，说：“助消化的，没糖份。”

我摇了摇头。

他嚼了几下后说：“什么都没希望了。我曾想过，孩子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希望。可现在我明白了，我们过去对他们寄托的希望太大了。我们期待他们给我们带来希望，可他们对自己都不抱任何希望。”

“你知道撒母耳在什么地方吗？”

还没容我回答，他又接着说：“在海特阿斯布利。在昨天来这里之前，我和他妈去找过他。当时我对他妈说：‘丹妮斯，你就在饭店里等着，外面正在下雨，我去把他找回来。’

这样，我坐上我那辆车，叫司机把我送到街上。后来又下了车步行，城里城外到处找。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孩子，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好象他们都是我的孩子，我给弄糊涂了，只好塞给一个大个子黑人警察一些钱，向他打听。那时天气冷得要命，他在半个小时后，带我上气不接下气地爬上了四层楼梯。

撒母耳和十几个孩子在那儿。他蓄着耶苏胡子，鞋上的

破口子里露出了他鞋里面垫着的纸。他背靠着墙，坐在地板上。我进去时，他抬头看着我，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不冷吗？’我问他。

‘不。’他说。

我说‘你看你那副狼狈相。你妈在那边饭店里等你呢，跟我一块儿去见她。’

他回答：‘不。’

‘为什么不？’我又问。

他没有回答。

‘我可以叫警察来把你们从这里赶出去，你都十九岁了，应该听我的话。’

他说：‘可能应该吧。但是你别想经常看到我。我不会在这儿呆下去的。’

‘你在这里干什么！放着干净温暖的家不回，在这冰窖里挨冻吗？’

他瞪了我一眼，然后叫道：‘詹妮！’

那孩子从隔壁屋子里走了出来。她留着细长的头发，白脸蛋，大眼睛。我敢肯定她不到十五岁。可是肚子已经鼓了起来。‘什么事，撒母耳？’她问道。

‘今天有什么动静吗？’他问她。

‘发狂了，’她愉快地笑着说，‘小家伙在里面踢毽球呢。’

‘那是世界上最深的陷井，’我说，‘我想你也明白，那不是你的孩子。你跑出来时间还没那么长。’

他注视着我，然后伤感地摇摇头说，‘你别急。’

‘别急什么？’

‘是谁的孩子有什么关系？那是个孩子，对吗？生下来以后就和世界上的每个孩子都一样。谁喜欢他，他就是谁的。这是我们的孩子，是这里所有人的孩子，因为我们都已经喜欢他了。’

我看着他。我知道这是另一个世界，我对它无能为力。我从口袋里拿出几百块钱，把两张一百元的放在他面前的地板上。

几个孩子走过来站成了一个圆圈，盯着那钱。他们都一言不发。

最后撒母耳拣起钱，站了起来。他把钱递给我说：‘您能把它换成两张五十元的吗？’

我摇摇头，‘你知道，我从来不带百元以下的钞票。’

‘那就收起来吧，我们不需要施舍。’

那些孩子们象突然会说话了似的，七嘴八舌地吵了起来。有的让他留下，有的让他退给我。

‘住嘴！’最后撒母耳怒喝到。他们都沉默下来，看着他，然后一个一个地回到了各自原来的地方，又静了下来。

他走过来，把钱塞给我。我可以感觉到他的颤抖。‘别嘲弄我了，也别再来找我。看看你这点毒药起了什么作用？为他弟兄们说不定还得干仗呢！’

当时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我看看他，看见他眼睛里含着泪花。我把钱收了起来，说，‘好吧，我让司机送两张五十元的上来。’

我头也不回地走开了。当司机把钱送上去的时候，我身子朝外坐在车里。回旅馆的路上，我一直在想，怎么跟丹妮斯讲呢。”

我看着他问：“你怎么对她说的？”

“我告诉她，我没找到他，这是我唯一可讲的话。”

他又放进嘴里一块口香糖，接着说：“丹妮斯让我到外边去找。她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修复一切。咳，这个太太反应能力太差了。”

他又逼视着我的眼睛，说：“别让我告诉她，连你也没找到。”

我转过身来长久地看着那蔚蓝的海水，似乎希望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或有什么掠过我的脑际。但好象什么都是空白的，除了蓝色的海水，一无所有。

“不。”我自言自语地说，“太大了。”

“什么太大了？”他问道。

我指着海洋说，“海洋太大了。不可能把它澄清，不可能把它加热，也不可能把它装进我的游泳池。即使我能这样做，但它也不会象井水那样甜美。好吧，萨姆，我这次让步了。”

我们返回车上，我两次张口要和他讲话。但每次我看他时，他都在哭泣。

回到旅馆，他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他跨出车时说：“谢谢你为我换了换新鲜空气。我们还要见面的。”

“一定。”

我目送他迈着那种每个矮胖男子都一样的独特而又敏捷的步子走进旅馆大厅，然后，驱车回到家中。

大众牌车开走了。我刚走进厨房，电话铃就响起来了。我去接电话时，看见墙上贴着一张便条。

我让电话铃响着，先看了一遍便条：